



我的家乡在江南的小镇，每逢中秋节家家户户有“蒸茶”的风俗，家乡人说的“蒸茶”其实与茶关联不大，而是做蒸食，专指在八月十五这天蒸馍馍、蒸灯粑等。

八月十五一大早母亲就开始忙着做花馍（动物造型的馍馍），她手持刀、剪、梳子等工具，将已发酵揉匀的面团经过搓、捏、切、压、剪等工序，做出神态各异的牛、羊、猪、兔、狗、鸡等动物造型，再以五谷杂粮点睛镶鼻，待上笼蒸熟后，又经过着色，这些花馍仿佛活了一般。蒸出的第一锅花馍要留着供嫦娥仙子，谓之米面成山，祈祷秋后风调雨顺、丰衣足食。一些家乡人还要在八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在旺火上烤食蒸好了的花馍，谓之避邪馍馍，这样可以保秋后无灾无病，平安吉利。

家乡人“蒸茶”时都要做一种传统美食谓之灯粑。灯粑是用糯米粉团做成人物造型，寓意龙凤呈祥、多子多福。做灯粑时很热闹，常常是全家人都围在一张桌子边做。母亲最拿手的是做大头娃，大头娃要做得像两个拳头那么大，这个肯定不能做成实心的，因为这么大的糯米团在锅里难以煮熟。母亲会捏一个空心的大头娃，里面包上花生仁、核桃仁、芝麻、糖等馅，外面用红豆作嘴、黑豆作眼睛、白

莲子作鼻子，大头娃做好后要及时放进锅里蒸，蒸熟后加以点染，用番茄酱、苹果酱等抹在灯粑的表面，相当于给大头娃穿上漂亮的衣服，看起来非常可爱。

家乡人八月十五“蒸茶”时还要蒸一锅玉米团子。母亲把玉米粉和好，煮好的红豆、青豆、紫米与红枣混在一起搅拌均匀当团子馅料。和好的玉米面挖一块握在手心里团一下，捣出一个窝来，添入馅料，把口捏实，再团成圆形的球状。蒸好的玉米团格外金黄，散发出诱人的玉米香，让人口水直流，我总是第一个伸手去锅里拿玉米团子，这时候母亲便会佯装生气地说：“孩子，小心烫着，这么贪吃，将来找不到媳妇怎么办？”

母亲的语言犹在耳，可时光还是那样肆无忌惮地逝去，如今我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在都市成了家后即使与母亲相见也是来去匆匆，很少有机会再吃到母亲的“蒸茶”了。中秋前家乡的一位亲戚出差到我这里，捎来了母亲亲手做的花馍、灯粑、玉米团，虽然它们没有刚出锅时那么美味，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即使我与母亲相隔千里，我也能体味母亲的味道，感受母爱的阳光，而有母爱阳光的地方，便是人间天堂。 余平

跪着听的音乐

那年，在墨尔本听音乐。歌坊相当豪华。

铃声响起，音乐起，大幕开，舞台红光一片，分外炫目。原来，色彩来自背面射出的激光线条，是它让舞台变得绚丽缤纷，流光溢彩。

稍抬头，那激光就在我头上飞舞，我一时很不适应。

演员整齐亮相，男男女女都披挂着华丽的羽毛服饰或金属饰片。歌者舞者，都拥有天使般的容貌、魔鬼般的身材，正好对应维纳斯人体的黄金分割定律。他们微笑着，尽显雍容。

中场，竟有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演奏者是中国移民澳大利亚的一名音乐教师。

一时间，我想起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的情景。那是在大学男生的“红楼”宿舍的走廊上，一位遵义来的同学，坐在一方木凳上，自娱自乐，用二胡拉着《二泉映月》。不经意间，我被曲子如泣如诉的旋律吸引，我驻足，悸动，冥冥之中，仿佛看到一种隐忍、一种迷离、一种凉薄、一种惊悚……

宿舍走廊上有很好的共鸣效果，加大

了悲切的力量。

这位同学沉醉其中，头低垂，眼睛几乎是闭着的，身子随着旋律轻轻地摇晃，弓与弦在他手中神奇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忧伤。曲子被拉得超乎寻常，灵性脱体一般。

我莫名其妙地认定作者是个命运凄凉的人，一定有种种不幸，不然写不出这种低吟、这种疏离、这种沉浮、这种坎坷……

后来，我和这位同学聊了一会儿。他是阿炳崇拜者，向我诉说了阿炳的身世，介绍了阿炳的《二泉映月》《梅花三弄》《听松》。

于是，我知道了，阿炳生活潦倒，染上鸦片，没了鸦片，鸦片枪里的灰都被吃得干干净净。阿炳嫖娼又毁了眼睛，从侧面看，他整个头部像一个骷髅。失明以后，流浪街头，卖艺为生。他没有“光明行”。郁郁而终，死在渴望光明的路上。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面孔被老鼠咬掉了一块肉。

我立即意识到：粗粝的才是真实的。阿炳的生命是一条游龙，没有明白的指向，也不入庙堂，他的艺术无从落地，才能

写出如泣如诉的旋律。

眼下，墨尔本歌坊里的《二泉映月》响起了。背景营造得雍容华贵，演奏者西装革履，戴了红色的领结，头发锃亮，举止优雅得体。手中的二胡好像还加了共鸣器。随着曲调的节奏，斑斓的激光不停地变幻、切换，扑朔迷离。演奏的肢体语言略微夸张。公正地说，指法无可挑剔，技巧也是纯熟的。但我有点找不着北，曲子的分量在哪里呢？我捕捉不到曲子中绝望、失败、幻灭、悲观的情愫以及那种委婉排侧、无限伤感。我也体验不到阿炳对生命无限的爱和悲悯，体验不到那种深不见底的悲哀。我走不进乐曲的旋律中去，似乎隔着一层。与当年在大学走廊上获得的艺术感觉大相径庭。

周边的名人雅士们在台下很惬意，好像在消遣着、消费着、享受着。

啊啊，我猛然想起了托尔斯泰说过的话：“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个钟情于丈夫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样。”

就艺术的本质而言，不是曹丕说的“诗赋欲丽”，而是陶渊明、李白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不是这样呢？

在《二泉映月》中，我曾经看到潦倒的阿炳：无锡惠山，黄昏之后，沿街乞求，人影消瘦，顽强自傲，憔悴琴魂，荣辱沉浮……夜阑人静，泉清月冷，他蜷缩在阴影中，享尽忧伤，表达忧伤。

悲悯与怜爱，对艺人来说，恰恰是人性的光辉，征服人的力量。

阿炳的身世和艺术，否定了人生的乐观情绪，所有欢乐转瞬即逝，而悲苦是绝对的、无可避免的，这是他被压抑的真实心态，呈现出悲壮感。阿炳用音乐语言描述了人的一生，是生命形态的经典表达。

设若，阿炳大富大贵，那么，还有《二泉映月》吗？天籁之音，而今安在？只有自然的、真实的、诗情的、幽然的、沉湎的，才是不朽的。那些人为的、幻化的、灿烂的、富丽的、堂皇的，必定是，过眼的。

令人心疼的美好姿态，几乎都像阿炳这样逝去。

悲怆之光，可以把人的生命照亮。

小泽征尔听了《二泉映月》后，流着泪说：这是应该跪着听的音乐。

岁月很锋利，艺术别喧嚣。

墨尔本的演奏结束了，我的思绪却远飞了。

卢惠龙



本组图片摄影 江金文

梅花山仙境



壮美乌江山水



观山湖公园「新客」